

新时代之歌

阵雨过后，吐鲁番万木吐春，草长莺飞。

赶在红日爬上东侧的围墙之前，二营营长张革已经派人将实弹射击前的各项工作全部准备就绪。

“同志们，今天上午，我们组织前期升级训练过关的同志进行实弹射击检验……”

张营长简短有力的话语，点燃了大家心中的那份期待，一个个顿时兴奋起来。站在队伍第一排的下士张振亚显得尤为激动，因为他知道，今天所要考核的课目是乘车射击，为自己正名的机会终于来了！

今年下发的新大纲中，新增的初级训练内容有一项是乘车射击，这是单兵在机动途中运用轻武器杀伤敌人的一项综合射击技能，实战性强。射击过程中，由于车辆行驶受路面影响不时颠簸晃动，致使射手难以控制射击瞄准线，也难以把握稍纵即逝的击发时机。在陆地百发百中的射手，到了车上却不一定能打出好成绩。

入伍4年的张振亚一直是全营的训练尖子，也是连队步枪组的射击教练。此前，他多次参加团里组织的射击比赛，并将很多比武对手“挑落马下”。

两个月前，营里第一次组织大家进行乘车射击，张振亚首当其冲，率先登车。

考核开始，武装车轰隆隆向前行驶，现场的气氛紧张起来。左前方突然弹出一个迷彩身靶，张振亚正要瞄准击发，谁料车身陡然间晃动起来，张振亚使出全身解数努力稳住枪身，但枪管里飞出的那发子弹还是不知去向，张振亚感觉后背瞬间渗出了冷汗。

眼睁睁看着靶标在那里像个不倒翁似的摇晃着脑袋，张振亚迅速调整心态，摆正姿势，重新捕捉目标。然而，当他再

次屏住呼吸瞄准目标击发时，又一阵颠簸让他再次意外失手。

连续两次跑靶，不仅打破了张振亚实弹射击从无失手的纪录，还让这个平地里一向沉着冷静的训练尖子顿时慌了神。凯夫拉头盔下，那圆脸的脸庞顿时涨得通红，额头上豆大的汗珠不停地往下流。

尽管站在车厢里的张振亚咬紧牙关，几次调整射击姿势，但还是没有一次能命中目标。当然，随后的几轮射击，其他战友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。

打靶归来，战友们异样的眼光好像在质问他：“关键时刻你怎么也不行了？”张振亚恨不得立即找个地缝钻进去。

“遇到再大的困难，我们也要闯过去，不能让它成为训练的‘拦路虎’！”师首长的指示掷地有声。

于是乎，官兵们积极创新训练方法，革新训练器材，探寻打赢之道。没有课堂上，不分白天黑夜的种种设想，大胆尝试在不停地推进中。

经过数十天的勤学苦练，张振亚实现了过关升级。此时，排在第一轮乘车射击的张振亚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。“今天绝不浪费一粒子弹。”信心满满的张振亚稳稳地站在队列里，竖起耳朵聚精会神地聆听指挥员提示相关要求。

一枚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，射击场上随机布设的几枚烟雾弹随即被点燃。全副武装的张振亚与机枪手张旭快步跃上武装车，在排长肖咸宁的协助下，关闭车厢后门。

硝烟弥漫的射击场上，引擎轰鸣，机

声隆隆。武装车向前行驶，起步后的速度在10公里左右。沙石路面凹凸不平，车辆开始颠簸晃动，幅度持续增大。张振亚、张旭又开双腿，平衡重心，炯炯有神的眼神紧盯着车身侧前方进行搜索，两条腿如地桩般稳稳扎在车厢板上。

突然，约100米开外的2个迷彩身靶倏地弹起。张振亚和张旭几乎同时发现目标，俩人快速低下身子，打开保险，一左一右，握枪瞄准，预压扳机。这时，仿佛四周的一草一木都停止了呼吸，都在注视着这个非同寻常的时刻。这回不是

“叭叭……”听得一阵脆响。一号射手张振亚在靶标隐去之前，一股脑儿将5发子弹全部打了出去。

子弹在空中，仿佛长了眼睛……“一号射手命中5发，优秀；二号射手命中4发，优秀。”智能靶标通过传输系统，将两位射手第一轮射击成绩传送到指挥员眼前的液晶显示屏上。

“苦练一个多月，汗水总算没有白流！”打靶归来，张振亚拍了拍身上的尘土，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。

这边射击枪声此起彼伏，而射击场后侧的训练场上，还不具备上车进行实弹射击资格的战士们，利用自制器材进行过关升级的辅助训练一直没有停歇。

20多名士官分成若干小组，分别利用仿真抖动台、晃动平衡台、手动平板车、射击模拟架、电动平板车和晃动平衡车等多种自制的革新器材模拟实弹射击环境，锻炼晃动条件下精确瞄准击发的基本功。

战士们真是创意无限！儿童玩耍用的电动平衡车、手推车、微型水袋等都成了训练的辅助器材。

仿真抖动台上，固定在铁架上的两根钢丝绳吊起一只废旧轮胎，下土肖万里已在摇摇晃晃的轮胎上站立了近10分钟，两腿颤抖，额头上的汗水不断往下掉，他仍在咬牙坚持，练习晃动中保持重心平衡的技巧，锻炼在颠簸中抓住击发的最佳时机。

看着肖万里那稳稳的马步蹲，具备乘车射击资格的日子似乎离他已经不再遥远。

“36, 37, 38……”另一边，双眼蒙上布条的下士山国金正蹲在一张桌子前，轻声细语地数着桌上那一小堆大米。

面对细小颗粒的大米，山国金特意放慢了手上动作的幅度和节奏，可当他那只犹如老虎钳一样有力而粗糙的手伸进米堆时，还是会一不小心多夹起几粒。

感觉不太对，山国金又悄然放下，搓一搓手指，重新开始练习。

反复夹起、放下，仍未成功，略显浮躁的山国金额头上冒出了汗珠，抿着嘴唇运着气地继续往下数。

“别着急，慢慢数，这项训练磨练的就是你的耐性……”站在一旁的首席教练员、连长吕奇超时刻不忘提醒和宽慰山国金，一边给他传授方法，一边帮助他及时克服懒散动作和急躁心理。

伴随着又一阵清脆的枪响，另一组射手吴帅和张成进已经乘车射击归来，成绩显示他俩均命中4发，总评优秀。

在行驶的武装车上，战士们的身上像是安装了陀螺稳定仪，车动，人动，枪不动。

“打得好！小伙子们的苦练加巧练见效了！”一组组好成绩不时传来，营长张革高兴地给战士们点赞。

日落西山红霞飞。迷彩身靶仍在不时竖起，清脆的枪声仍在持续回荡……

记忆

怀念，传递精神能量

为了寻找一个名字，我来到济南解放阁解放济南战役革命烈士纪念碑前。我只知道这位烈士姓宋，名字中有个“文”字，是华东野战军9纵26师（原27集团军80师前身）的一位连长。

我的老岳母叫宋修莲，临终前她常常对我们提起，当年在行军路上呼喚一位叔叔名字的往事。

是这位叔叔带她参加了八路军。战争年代通信难，见面更难。她很想念叔叔，但又不知道怎样与他联系。1948年4月，我军发起了潍县战役。宋修莲所在的战地医院也参加了。她知道叔叔在主力部队，可能要来参战，于是她想出了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来找叔叔。

那天早晨，在我军主力向潍县开进时，宋修莲就与十多名医疗所的女兵站在路边，看到有部队过来，就齐声高喊叔叔的名字，行军中的指战员听到呼喊声，都惊奇地看着这群小姑娘，不知她们在找谁。

快到中午时，又有一支部队走过来，女兵们齐声呼喊，这时，奇迹出现了，叔叔真的从行军队伍中走了出来。宋修莲当时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。叔叔停下来对她讲了几句话：“要听党话，跟党走，打仗时不要怕死，勇敢救护伤员，为党争光！”说完，就匆匆回到行军队伍中，奔向前线。这是她参军后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见到叔叔。半年后，她得到消息，叔叔在打济南时牺牲了，由于战斗激烈，战后连遗体都没找到。

老岳母去世后，在整理她的生平事迹时，我才知道这位老八路医生真是不容易。战争年代在战地医院里，医疗器械只有几把普通镊子和止血钳，门板当手术台。撕被子当绷带，扯被窝当药棉，用自行车辐条代替探针取出伤员身上的子弹，以盐水、茶水煮沸当消毒水，用草药治愈伤口。她们就在这种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救治了数不清的伤员。岳母也被伤员称为战场上的白衣天使。她在1953年的自传中写道：“我参军后的每一个进步，都离不开党的培养，离不开带我参军的叔叔对我的教育。”看了这段话，我才明白为什么她晚年唯独记着这件事，这是她临终的嘱托，是要我们永远记住这位叔叔！我真懊悔当时思想上没重视，没有作记录，所以下定决心寻找到叔叔的英名，圆老人这个梦。

为了寻找这位先烈的名字，我专门找到老岳母的弟弟宋修武，他是1947年参军的老同志，离休多年，已89岁了。他也记不清叔叔的名字，但他提供了一个线索：他是胶东半岛文登县人，按照他们家族的约定，他们这一辈是“修”字辈，他叔叔是“文”字辈，名字中应该有“文”字。

解放阁就建在打济南城的突破口上，革命烈士纪念碑上镌刻着济南战役牺牲的3764位烈士的英名。烈士的英名是以牺牲前的纵队（军）以上单位来书写的，3纵、9纵、10纵……整齐的排列，像一排排向前冲杀的方阵。

9纵牺牲的烈士最多，有1365名，我真看了每个烈士的名字，其中姓宋的烈士有26名，名字中有“文”字的有两位，分别叫宋文蘭、宋文喜。这两位烈士哪位是那个叔叔呢？

济南战役纪念馆的同志说，9纵烈士的名单是原27集团军编史办主任张克勤同志提供的。我找到张克勤同志，他认真查阅后告诉我，姓宋的26位烈士中，只有一位宋协连烈士是文登县人，但他是26师1机连副连长，在打济南东郊燕子山时牺牲的，年仅22岁，不可能是那位叔叔；宋文蘭和宋文喜两位烈士都是战士，而且不是文登县人，牺牲时都不到20岁，也不可能是那位叔叔。

张克勤说，济南战役打了8天8夜，战斗激烈残酷，在攻城打开突破口和纵

寻找一位烈士的名字

徐鲁海

深作战时，战斗极为惨烈。有的部队因伤亡太大，经多次合并建制后仍继续战斗，很多指战员几次受伤仍浴血拼杀，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……张克勤拿出那份珍贵的烈士名册说，济南战役由于战斗减员大，部队建制被打乱，战后很多烈士的名字统计不上来，包括一些营连干部的名字都没统计上来。战役中我军伤亡两万多人，牺牲近8000人，目前找到名字的烈士只有5000多人，9纵牺牲烈士近2000人，目前找到名字的只有1466人。

“天空没有留下鸟的痕迹，但我已飞过。”听了他的话，我想起著名诗人泰戈尔的诗。烈士们虽然牺牲了，有的甚至没有留下姓名，但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人民的解放和幸福，已成为永远的丰碑；他们的坚定信仰和革命精神，将永远铭刻在人们心中，成为我们永远的红色基因和宝贵的精神财富。

为了寻找烈士的名字，我又托战友到烈士家乡——胶东半岛文登县草蚌村去调查，终于确认了这位烈士名叫宋文增，1940年参加八路军，1948年9月在济南战役中牺牲。宋文增的弟弟宋文举、宋文连等在他的带领下都先后参军，作战负伤后复员回家，现在都不在了。宋文增牺牲时年仅30岁，没有结婚，但全村人都知道他是个革命烈士，乡亲们没有忘记他，党和人民也永远不会忘记他！

我又来到纪念碑前，看着镌刻在黑色大理石上的英名，想到那些没有刻在上面的烈士名字，我更理解老岳母这位老八路的临终嘱托，我意识到，我不是寻找一个人，而是在寻找一个英雄群体，不是在寻找一个名字，而是寻找一种信仰，一种精神，不仅是圆老人的梦，更是为了不忘初心，砥砺前行！

“宋文增……”想着这个没有刻在纪念碑上的烈士名字，我觉得时空在倒转，仿佛看到宋文增叔叔匆匆回到行军队伍中的身影，耳畔响起那群青春芳华的女战士行军路边的呼唤声。一阵风吹来，身影和声音虽然都已远去，但这已成为新时代强军路上的号角，鼓舞着新一代军人前进在新的征程中……

回家

张鹏

回家

思念

升华，情感的诗与远方

开车9个小时，从繁华的上海回到生我养我的豫东平原。因为离家最近的高速公路出口封闭，竟无意间走上了30多年前我上初中时走过的路。当年的乡间小路早已变成了水泥路，只是依稀记得，路两边的庄稼和那时一样充满生机，寄托着父老乡亲的满腔希望。

那时候，我记得应该是1984年的秋天，能并排过两辆架子的土路上泥土松软，两边的榆树或者梧桐树的叶子正绿，树荫下的小路很是阴凉。父亲推着自行车，车后架子上放着我的被褥，车前架上横着一化肥袋子小麦，那是我一段时间的伙食。我背着哥哥们从部队带回的军用书包，憧憬着美好的未来，跟在父亲后面。一路上我们爷俩基本没什么话，那个时候11岁的我，还有我的哥哥姐姐们，好像都不怎么跟父亲交流。当我们到了想跟父亲交流的年纪，他早已离我们而去了。

我一边开车，一边东张西望，总想找一点熟悉的建筑，但我很失望，路两边全是或高或低的楼房。唯一熟悉的，就是一片片麦田。这个季节，麦子正在灌浆。我停下车，走到麦田边上，闻一闻麦子的味道，已不是儿时的味道了。

从当兵离家到现在26年，我第一次在这个季节返乡。

老母亲电话里没说想我，但我知道她想我，而且前一段家里装修，85岁的她每天跟着忙这忙那，累得腰酸腿更严重了，所以更想离家最远的我。

母亲在村东头的马路边等我，我却从另一条路回到了家。我到家后见到二哥的第一句话就跟网络流传的一样：妈呢？二哥告诉我妈出去了，他不知道妈是到路口等我去了，虽然她不确定我回家的时间。她也不打我的电话，怕我开车接电话不安全。

看到母亲的时候，她正骑着三轮车往家走。虽然从春节到现在才3个多月没见，平常也基本每天都会通话，但见到我还是让她掩不住自己的高兴。

小时候上学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找馍吃，现在45岁了，还是这样。一手拿半个馍，一手拿一头大蒜。不一样的是小时候是拿一个馍，现在只掰一半吃。

二哥他们陪着母亲忙乎了将近两个月，家里的房子前几天才翻新装修好，装了卫生间和淋浴，方便了许多。冲完澡，躺在自己的房间里，装修的味道还没有散尽。睡下去很久也没有睡着，夜里还醒了好几次，甚至朦胧感觉到父亲一脸慈祥地站在我床边……

淅淅沥沥的雨声打醒了我的梦，乡村的雨夜显得有些清冷，连狗都吝惜自己的叫声，喜欢叽叽喳喳的小鸟也懒洋洋地躲在睡梦中。

早上起来，雨一个劲儿地下着，昨天还漫天飞舞的杨絮都老老实实地趴在地上，就像下了一场薄雪。

母亲已经做好早饭，我狼吞虎咽，一个馍，两盘素菜，吃到肚子发撑，老娘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

雨一直下。母亲和邻院嫂子一起剥花生，我坐在边上，一边听她们忆苦思甜，一边陪着她们一起听河南坠子。听戏是母亲的一大爱好，很多出戏的情节她都能记得很清楚，特别是看到戏里好人或清官的不公平遭遇，她能一个人坐在收音机或者电视机前哭上半天，对那些奸臣则会毫不客气地骂半天。也许是受母亲的影响，我们兄弟5个也都秉承了父母亲做好人好事的风格，工作生活上都踏踏实实，清清白白。

离家前，我去给父亲上坟。坐在墓碑前，父亲的音容笑貌一遍遍在我眼前闪现，他的很多动作、话语甚至眼神都刻进了我的脑海里。以前在给父亲上坟时总忍不住痛哭，最近两年已经不怎么流泪了。也许是已经习惯了没有他的生活，也许是不想让他看到掉泪的我。我对父亲说了句：天，想我的时候就去看我，权作和他告别。

三天的假期实在太短，短到还没走出母亲的思念，就又走进了她的思念。出行时，看着挥手告别的母亲和哥哥嫂侄，听着母亲的叮咛，挂挡起步的一刹那，心里突然一紧，眼眶就湿了。

开上村东头的马路，眼前幻化出3天前的画面，母亲正站在路边翘首期盼归来的儿子，心中漾起既幸福又伤感的情绪。回家的路很短，离家的路很长……

青春最美一抹绿

洪瀚

放假回家同学相聚，谈起大学生活，每个人都有说不完的话题。面对同学一连串好奇的提问，我这才发现，那座生活了近5年的城市对于我来说，至今仍既熟悉又陌生。对于一个北方人，那里的乡音和特有的辣味我早已欣然接受，但当朋友们要求我推荐旅游景点、特色小吃时，因为外出太少，我竟一时语塞。当即有人为我感到遗憾。在他们看来，我在最美好的青春年华里选择了军校，就是选择了单一和乏味，甚至满眼只有那一抹军绿，而当时我的心中响起这样一种声音：也许我没有你们自由自在，但你们同样也不懂我的丰富多彩。

还记得第一次穿上白大褂走进解剖实验室时，刚开始的心情有一点小激动，想象着自己将演绎电影中才能看到的手术画面，那种神圣的使命感油然而生。但是，当福尔马林的刺鼻味道迎面扑来时，那一瞬间生死的冲击力让我的大脑一片空白，甚至连怎么拿手术刀都已经忘记了。当一个逝去的生命真实地摆在面前时，你仿佛站在了生死之间，生命的重量沉甸甸地压在心头。那是走进医学院的我压抑的时刻，也是从那一刻起，我开始褪去学生的青涩，掂量肩上的那份使命和责任。

刚感受完面对死亡的压抑，随之而来的便是迎接生的喜悦。我第一个实习的科室是呼吸内科。记得当时面对的第一个患者是一位老伯，他胸膈积液严重，稍微活动一下就喘得厉害。老师叫我为他做胸膈穿刺缓解症状，那是我第一次真正在病人身上进行操作，紧张的腿抖个不停，一个简单的穿刺做下

来，出了一身的汗。但当操作结束，听到老伯满怀感激地说感觉轻松多了时，那种成就感让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当医生的快乐。5年学医路走来，见到了生命的流逝，也会体会过病痛离去时重生的快乐，这种经历让我更加珍惜身为医者心中的那一片圣洁。

作为军医学校的学员，我们的青春色彩并不仅仅只有医务工作者的圣洁，更有军装的那一抹浓绿。无论是早操、整理内务卫生，还是体能训练、勤务任务，都在一笔一笔地勾勒着一个全新的我，生命中的那抹绿色也被渲染得更加浓烈。

第一次参加加勤演习任务，虽然知道那是模拟伤员，但当我刚走下救护车的那一瞬间还是震惊了，触目都是鲜血，枪声在耳边回响，战士们大喊着“先救救我们班长”，那种场面带来的冲击并不是能用文字形容出来的。如果不是经历过这种演习，我想就算我有再丰富的临床经验，也无法感知战争的残酷无情和肩负的神圣职责。走上战场，让我真正认识到“为军、备战、保打赢”的军医使命。实习一年的工作体验，不仅是我作为一个医学生迈向临床的桥梁，更是我即将成为一名军医的起跳板。

相聚的时候，见我一直含笑不语默默沉思，相熟的同学直言不讳地问我是否后悔，本来可以坐在医院整洁的办公室里，却选择站在了硝烟弥漫的战场前沿。我坦率地回答：你们的青春可能因自由与不羁而五彩斑斓，而那医者圣洁的白心和军人浓郁的军绿交织在一起，才是我心中最美的青春色彩。



牛气冲天(中国画)

石金库作